

清明·追思

伯父的笑脸

□梅巧军

春秋天,每逢晴日,祖父便会抱着祖母躺卧在他制造的竹木躺椅上,帮她梳头剪指甲,说一些逗人开心的话。祖母看楝花、看飞鸟、看桑树上的桑葚由青转紫……祖母看祖父,目光里满是不舍。

铭记祖父

□陆晚馨

我外公也是我祖父。因我父亲年轻时曾入赘陆家,我便随母姓。母亲生我那年,恰逢祖父从上海退休回来。我对人世最初的印象,都是祖父教给我的。

陆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,祖父那一辈“士”字排行。我幼年识字从祖父的退休匾开始,祖父耐心地教我认他匾上的名字,完全没有旧礼里那些忌讳。我祖父十七岁去上海闯荡,二十六岁成婚,祖母姓刘,比祖父小八岁。刘家几姐妹,祖父一眼相中祖母。祖母一生与人为善,很得邻里与后辈敬重。

祖父手很巧,对生活总是满怀兴致。他没有学过木匠,却有一套木匠的工具,墨斗、框锯、刨子、牵钻……一应俱全。据说这套工具是祖父从上海肩挑回来的。春日漫长,祖母做饭,祖父在日头下做桌椅木凳,阳光洒满门庭,暖暖的。后来读书每读到“白发谁家翁媪”这句,总会不自觉地想到幼年时的这一场景。祖父做的桌椅都是榫卯结构,不用螺丝,却沉稳有力,也很有质朴的美学意味。他给我做的老榆木小凳,小巧精致。凳子面是原木色,怕硌手四角打了圆弧,用砂纸磨了,抱在怀里,有一股清浅的木质香。小时候的夏夜,打谷场上常常放电影,祖父坐在他自制的竹椅上,我坐在小木凳上紧紧依偎着他。

祖父有一把自制的水烟壶,不锈钢材质。没有铜质的贵气,却透着几分克制的精致。壶身是方方正正的小盒子,上面简单地刻着一朵梅花,一根长长的烟管向上弯曲,像鹤颈一样优雅,还挂着一条细链,链头是一根长针,防止烟孔堵塞,可以掏烟油。烟嘴用来装烟丝、点火。每次抽烟,得先在壶底装水,烟丝点燃后,烟气通过水过滤,吸的时候会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水泡声。客人都说祖父的技艺堪比巧匠。我堂舅嘉禾先生是画家,他说祖父的水烟壶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。他曾为这把壶作画题诗:金骨凝光带旧痕,曲管通烟漱水纹。一火燃来清味远,半壶藏尽世间温。

祖父爱读书,每每坐定,便笑着唤我去取水烟壶。童年里,帮祖父取水烟壶于我是极喜悦的要事,祖父吸了几口水烟便会讲故事。历朝历代的故事都有,故事不长,却满是尘世的道理与分寸。祖父说苏妲己是被抹黑的女性,真实形象被小说扭曲了,后人读书要有分辨能力。祖父反对男性对女性不敬。我小时候生活的庄子,有七八户人家,从长及幼,无不对女性极尽尊重。女孩子们都得到了极好的保护。我母亲姐妹四个,回忆起她们的父亲,眼底都泛着眷恋般温暖的光。

我祖父祖母一生育有六个孩子,四个女孩两个男孩。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母亲姐妹四个。老宅的相框里有一张泛黄的旧照,留影于上海的一家照相馆。待我记事,相片中间便多了两团墨影,只能隐隐看到两双小小的皮鞋。我幼时听从母亲的劝告,从不敢过问祖父母的那段往事。祖母因息子过切,身子一向羸弱,最后三年都是在床榻上度过。祖母爱栀子花,祖父都是赶着晨露拍了几朵,扎在青色缎袋里,放在祖母枕边。祖母说带着露水的花香清凉,润心。春秋天,每逢晴日,祖父便会抱着祖母躺卧在他制造的竹木躺椅上,帮她梳头剪指甲,说一些逗人开心的话。祖母看楝花、看飞鸟、看桑树上的桑葚由青转紫……祖母看祖父,目光里满是不舍。三年,祖父悉心照料祖母,却从没有半句怨言。我们后辈都被他们的鹤蝶深情教化过,在婚姻的围墙里,从不敢有半寸越步。

我出嫁的第二年春天,祖母去世。后来,祖父去婆家看望我,他还似小时候一般抚摸我的头发,要我去老宅坐坐,他煲汤给我喝。那年他八十六岁。我低垂着脖颈,心恸得不能自己。次年八月初九,祖父也去世了。

那个世间最爱我的人去了。我会铭记一生。

父亲拉着母亲的手,沿着门前的河岸,看日出日落、花开花谢,听流水潺潺、小虫啾啾,一家、两人、三餐、四季……

忆母亲

□黄国标

上了年纪之后,每次要到哪里去住,我们都是跟母亲商量好的。比如,到二姐、三姐家,去大姐、小妹家,或是回老家龙冈?若是母亲不愿意,没有哪个敢随便做主的。可是这一次,我们没有征求她老人家的意见。

在我们的心目中,母亲做事一直风风火火、说话高声大嗓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跟子女们交流,变得小心翼翼、唯唯诺诺了。一次回老家,午饭刚刚吃完不久,母亲就又做了“二顿子”,有青菜粥,还有炒蚕豆、咸鸭蛋,一个劲地“逼”着我们吃,我强忍着吃了一碗,母亲又要去盛,“才吃过不久,肚子里往哪搁?”我没好气地说。只见母亲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,右手不停地摩挲着衣角,眼睛看着地面,嘴里嗫嚅着:“你不是喜欢吃菜粥的吗……”

“你的余额已不足20元,为了不影响您的使用,请尽快充值。”一天,收到手机充值的提醒短信,忽然想起已经好长时间不替母亲充值了。赶紧询问情况,电话是二姐接的,二姐说,妈妈最近视力退化得厉害,耳朵也不怎么灵光了,手机用不起来了,今后不用再为母亲充值了。听到这话,我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肺气肿、肺心病,已经折磨母亲快五十年了,每年的春夏之交、秋冬变换,是最难熬的日子,以往这个时候,母亲大多是在医院度过的。只要咳嗽得厉害,往往不用我们催促,母亲都会主动要求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。去年4月,母亲又一次发病了,吃不下东西,睡不好觉,痰堵在喉咙里咳不出来,上气不接下气,我一边联系医院,一边开车回去接母亲。这一次,母亲十分反常,不肯去医院,说到时候了,人哪有长生不老的,不要人财两空,让孩子们花冤枉钱。好说歹说不行,最后,硬是被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抱上车。

满心指望,和过去一样,在医院住十天八日的,母亲就能有说有笑、开开心心地回家了。哪承想,母亲这次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。主治医生再三告诫:赶快准备后事,老太太撑不了几天了。子女们谁也不愿意相信,母亲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?

奇迹终于再一次发生,几乎茶水不进地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,母亲又能坐上轮椅出来透透风了。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,惊叹于母亲顽强的生命力,大家自告奋勇,轮流陪护母亲。每一次,在母亲身边,老人家都要摸摸我的手,叮嘱道:手冰凉,要多穿些、多吃点。

可惜好景不长,母亲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,尽管有一万分的不愿意,但还要硬着头皮为母亲准备墓地。要不要告诉母亲,听听她老人家的意见?我们很是纠结。曾经有几次病危,谈论起生死,母亲都说,好日子没有过够,还不想走。最近,她经常做噩梦,说害怕,让子女们多叫叫她,防止她睡过去。最后,大家一致同意,瞒着母亲,让老人家在最后时刻仍然满怀希望和美好。

静安公墓,五排五号,这是母亲的新家,父亲也搬来与母亲同住。我们默默地祈祷,这里没有病痛,没有寂寞,只有鸟语花香,只有安宁祥和。父亲拉着母亲的手,沿着门前的河岸,看日出日落、花开花谢,听流水潺潺、小虫啾啾,一家、两人、三餐、四季……

2月25日早上,伯父的灵车随着亲友们视线缓缓地向前行进,沿着他生活了80年的废黄河边的村庄小路向前进发。路旁的树木挺立不动,仿佛在为伯父庄严送行;无边麦苗,叶披万千露珠,仿佛在为伯父的离去垂泪悲咽。

伯父少时便患上了哮喘,家族里的人从不让他干重活,好在伯父天资聪颖,十三四岁便向张四爹学打算盘,不到一个星期,伯父便能将珠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;两个星期左右,伯父的手指便能在算盘上上下下翻飞,那算珠发出有节奏的哗啦哗啦声,仿佛是在表扬伯父的娴熟技能。

20世纪60年代末,生产队里缺会打算盘的会计,伯父成为会计的不二人选,这一做便是多年;又因做事认真,一心为公,一度转任生产队保管员。几十年间,“梅会计”与“梅保管”经常切换,人们将这两个称号喊了34年。由于算账公平、公正、从不出错。在此期间,伯父一度被人们称为“铁算子”。

伯父很有爱心。40多年前,一个邻居家小孩10周岁生日,亲友们都准备来祝贺,可邻居身无分文。在公社开会的伯父知晓后连忙请了假,提前离开会场,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赶回来掏出20元钱给这位邻居,让邻居体面地办了一场孩子的生日宴。

30多年前,一个亲戚家瓦房建到一半,没钱了,伯父知道后,将家里长了近十年的一亩白芍全刨了,换成钱,借给了亲戚,亲戚家终于渡过难关,开心地住进宽敞高大的新瓦房。

伯父深知知识的重要。他曾说,小时候家境贫穷,他们读不起书,一定不能再苦了孩子。由于我是伯父第一个考上院校的侄儿,伯父便鼓励他的儿子要认真学习,像我一样,将来为家族争光。弟弟也很懂事,从小学认真学习刻苦,自小学到高中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最终于1993年以高分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。

弟弟考上大学,伯父一家高兴极了,专门请亲朋好友喝了酒,但未收份子钱,弄得亲友们很不好意思。他解释道:“儿子考上大学,我只是喊你们来热闹热闹,沾沾喜气,分享快乐,不是冲着收礼来的。你们看这一瓶一元三角钱的泗洋白酒,这萝卜煎豆腐,韭菜炒千层,哪里是专门办酒席的?”伯父的话,逗得亲友们大笑起来。

伯父很喜欢我这个侄儿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大年初一,天黑漆漆的,我便穿着新衣服第一个去伯父家磕头拜年。伯父看到我,总是笑着说:“大侄儿来了,快起来,大伯给你压岁钱。”伯父很有仪式感地掏出手帕,一层层打开,拿出一张崭新的二角纸币,并在我眼前抖了一下,发出清脆的声音,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呢,然后放到我手中。接到钱后,我会一溜烟地跑回家中向父亲炫耀那张崭新的二角纸币,往往夹在家里的旧书中几个月都舍不得用。

伯父每每看到侄儿有出息,总是发自内心地开心与自豪。

记得10多年前,我调进县城一所小学工作,一位老师特意走到我面前笑着问:“梅校长,你有一个伯父住在县城吗?”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我疑惑地问。他说:“我上次乘公交车,和朋友谈到我的单位时,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大爷,笑盈盈地接话说:‘那你们认识梅巧军吗?那是我的侄儿!’你的伯父真好,他为你在县城工作而高兴、骄傲呢!还讲了你小时候很多懂事的故事呢!”我听了很是感动,连忙对那位老师说,那是我的大伯父。

伯父一生与人为善,重亲情、友情,遇到人总是一脸笑意,然而,侄儿再也看不到他温和的笑容,听不到他亲切的话语了,想到这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